

我们在最动荡最荒唐的年月相遇，除了爱情，一无所有……  
2006 年最荡气回肠的文艺小说 荣获兰博达国际文学奖 同时入围布克奖柑橘奖短名单



Sarah Waters

# 守夜

The Night Watch

〔英〕萨拉·沃特斯 著 刘玉红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The Night Watch

Sarah Waters

守夜

The Night Watch

〔英〕萨拉·沃特斯 著 刘玉红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守夜/(英)沃特斯(Waters, S.)著;刘玉红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9.1

书名原文: The Night Watch

ISBN 978-7-5327-4695-8

I. 守… II. ①沃…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20938号

**SARAH WATERS**

**THE NIGHT WATCH**

Copyright: © 2006 by SARAH WATER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& HEATON LIMITED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07-426号

守夜

[英]萨拉·沃特斯/著 刘玉红/译

责任编辑/龚蓉 装帧设计/张志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5.25 插页 3 字数 262,000

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8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4695-8/1·2617

定价: 35.00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: 021-56135113

献给露西·沃恩

1947 年



# 第一章

这么说,凯对自己说,你现在已经成了这样一种人:钟停了,表也不走了,只靠那个与众不同的跛子来到房东门前,才知道是什么时辰。

她穿一件无领衬衫和一条灰色内裤,站在敞开的窗户前,吸着烟,看着伦纳德先生的病人来来往往。他们准时到来——准时到可以当她的钟表:星期一上午十点,驼背女人;星期四上午十一点,受伤的士兵;星期二中午一点来的是一个老头,一个古怪的小伙子扶着他。凯喜欢看他们在街上缓缓步行。那个穿一身黑的男人看上去精明能干,像开殡仪馆的。那个小伙子耐心、严肃、英俊——她想,在斯坦利·斯宾塞或某些吹毛求疵的现代画家的笔下,这是青春年少的象征。他们后面是一个女人和她儿子,一个瘸腿小男孩,戴眼镜。之后是一个患风湿病的印第安老妇。那个女人和伦纳德先生在走廊里说话时,瘸腿小男孩有时会站在通向屋子的那条残破的小径上,用大靴子磨蹭小径上的青苔和泥土。前不久有一次,他偶尔抬起头,发现凯正看着自己,随后,她听到他要自己去上厕所,在楼梯上大呼小叫。

“门上的那些是天使吗?”她听男孩的母亲这么回答,“老天爷,它

们不过是照片而已！亏你长这么大！”

凯思忖，他害怕的不是伦纳德先生那些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天使，虽然它们面目狰狞。他害怕的是会碰上她。他肯定认为她是个鬼魂或疯子，在阁楼上游荡。

他多少是对的。有时，她不停地走来走去，据说疯子就是这样的。有时，她又呆呆地坐上几个小时，一动不动，盯着那片阴影缓缓爬过地毯。每当这种时候，她真像鬼，成了这幢陈年旧屋的一部分，如尘土一般融化在这些摇摇欲坠的斜梁歪木所积攒起来的阴暗中。

一列火车开过，进入克拉彭站，离这里有两条街远。她撑着窗台，感受火车带来的震动和颤抖。她身后的灯泡一下亮起来，像一只眼睛恼怒地闪了闪，熄灭了。壁炉里，一块炉渣轻轻塌下。壁炉小得可怜，这间屋子过去是仆人住的。凯最后吸了一口烟，用食指和拇指掐灭烟头。

她已经在窗口站了一个多小时。今天是星期二，她看到一个塌鼻男人来了，他一只胳膊残废。她在等斯坦利·斯宾塞夫妇，不过，这个想法并不明确。现在，她打定主意不再看这些人了。她要出门，天气毕竟不错：温暖的九月中旬，这是战后的第三个九月。她走到用来做卧室的隔壁房间，开始换衣服。

屋里光线暗淡，几块窗玻璃没了，伦纳德先生用漆布来代替窗子。床挺高，床单是脱光毛的灯心绒。睡在这种床上，你会想到，多年以来，有许多人在这张床上睡觉、做爱、出生、死亡，患热病时在上面翻来滚去。这种想法令人有些郁闷。床铺散发出淡淡的酸味儿，就像磨破的袜子，不过凯已经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了。对她来说，这间屋不过是用



来睡觉或度过不眠之夜的地方。普普通通的墙上什么都没有，和她住进来时一模一样。她从不在上面挂图画或照片，也不钉架子放书。她没有图画照片，也没有书，家什简陋，只在一处角落拉起一条铁丝，用木衣架挂衣服。

这些衣服至少非常整洁。她仔细翻捡，找到一双缝补得很不错的袜子，几条剪裁讲究的休闲裤。她换上干净的衬衫，柔软衣领是白色的，她可以像个女人那样把领口敞开。

不过，鞋子是男式的。她擦鞋花了一分钟，在袖口处挂上银链，梳了梳那一头棕色的短发，抹上一点发油，让它变得整齐。在街上，人们若不仔细看，常把她当成个英俊小伙，老太太们经常叫她“小伙子”，甚至“小子”。不过，她们如果端详她的脸，立刻会发现那里有岁月的痕迹，会看到头发里的白丝。实际上，明年她就三十七岁了。

她尽量小心地走下楼梯，以免打扰伦纳德先生，可要放轻脚步很难，爆裂的楼梯总是咯吱作响。她去上厕所，在浴室里呆了几分钟，洗脸、刷牙。水噼噼啪啪地冲下管道。她面庞发绿，因为常青藤遮住了窗户。热水锅炉旁挂着一把扳手：水管有时会堵塞，你得用扳手敲一敲它，疏通管道。

伦纳德先生的诊疗室紧挨浴室。尽管有刷牙声、水盆里的溅水声，凯还是听到医生一边给那个塌鼻废臂的男人治疗，一边激动地喋喋不休。终于，她从浴室里出来，轻手轻脚地经过诊疗室，唠叨声变得更大，有如机器在嗡嗡颤动。

“埃里克，”她听到，“你得嗯—嗯。既然总是要嗯—哼，怎么能哼—哼呢？”

她悄悄走下楼梯，拉开没上闩的前门，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——现在她有些犹豫了。天空分外的白，她直眨眼。日光惨淡，与其说晴朗，不如说有如河水干涸。她感到尘土落在嘴唇上、睫毛上、眼角里……但她不想回头，她要对得起梳好的头发、闪亮的鞋子和银链扣。看她走路的样子，似乎她很清楚自己要去往何处，为什么要去那里，其实，她无事可做、无人可访、无人可看。她的日子是一片空白，她所有的日子都是一片空白。也许，她每跨出一步都要费劲地创造出地面，好让自己有路可走。

她穿过干净而破损的街道，朝西往旺兹沃思走去。

“今天没看到巴克上校，霍拉斯叔叔，”邓肯说。他和蒙迪先生走近那屋子，他抬头看了看阁楼的窗子。

他很是遗憾，他想见到伦纳德先生的这位房客，喜欢她大胆的发型、男式服装、棱角分明的高贵外貌。他想，她说不定当过飞行员，或在空军妇女辅助队当过士官什么的。换句话说，她就是那种女人：在战斗中快乐地冲锋陷阵，然后潇洒地离开。“巴克上校”是蒙迪先生给她起的外号。他也喜欢看到她站在那里。听到邓肯的话，蒙迪先生抬起头，点了一点，又低下脑袋，继续走路。他气喘吁吁，说不出话来。

他和邓肯从白城大老远来到莱旺达山。一路坐大巴，不时停下来休息，所以走得慢，来回几乎要花上一整天。邓肯星期二有假，他把假期积攒起来，留到星期六。在他工作的那个工厂，人们都会这样做。“这孩子对他叔叔真是孝顺！”很多次，他听到工友们这么说。他们不知道，蒙迪先生并不是他叔叔。他们不知道，他在伦纳德先生这里接受

的是什么样的治疗，他们很可能以为他是去医院看病。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，邓肯不在乎。

他将蒙迪先生领到斜屋的阴影里，心想，这样的屋子压在你头上，真是令人担忧。战前，这里有一长排台屋，如今只剩下它，和隔壁屋相邻的两面墙上还留有枪伤弹痕，弯曲的楼道里阴影憧憧，壁炉没了，只剩下一个凹坑。它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，邓肯想不出来。他和蒙迪先生走进客厅，他一直无法摆脱这种感觉：他一旦用力关门，整幢屋子就会轰然坍塌。

于是，他轻轻关上门。之后，屋子显得正常一些了。客厅阴暗，一片静默，四周放有硬背椅、一个没挂衣服的衣帽架、两三株色调苍白的植物，地板铺的是黑白相间的瓷砖，有几块已经没了，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。瓷灯罩是怡人的玫瑰色——原来很可能是煤气灯，现在换上了灯泡，嵌在胶木座里，连着一根磨损的棕色电线。

邓肯特别关注类似的特色和缺陷，这是他生活的一个乐趣。他恨不得他们早早来到这里，这样，他扶蒙迪先生坐下后，便有时间在客厅里静静地走上一走，细看每样东西。他欣赏精致的扶栏、铜头晦暗的地毯棍。他喜欢餐柜门上褪色的象牙门把，壁脚板上的图案装饰得像木头。他走到通向地窖的走廊的尽头，那里有一张竹桌，装饰俗丽。胶泥做成的猫狗、镇纸和意大利产花饰陶器，在这些杂物中间是他的钟爱之物：一只光亮的旧碗，饰有蛇和水果，非常漂亮。伦纳德先生用它来盛满是灰尘的胡桃，上面搁一把铁制胡桃钳。邓肯每每走近这只碗，他的骨髓深处就会涌起致命的小冲动，某个粗心的人会不会拿起那把胡桃钳，钳子滑下，砸到瓷碗上。

今天，碗里的胡桃还是老样子，上面还是那片朦胧的灰尘，无人动过。邓肯也有时间仔细端详挂在墙上的那两幅卷曲的画——在屋里，挂的东西都是卷边卷角的。画原本一般，裱在普普通通的牛津产的相框里，不过，这也让他感到愉悦——另一种愉悦——如果你看一样不太好看的东西，心想，这不是我的，我用不着想要它！

楼上的房间有动静，他敏捷地回到蒙迪先生身旁。楼梯转角的一扇门打开，他听到声音，是伦纳德先生，他正送一个年轻人出门。这个人的顺序总是在他们前面一个小时。邓肯喜欢看到这个人，和喜欢看到“巴克上校”和那只光亮的碗差不多，因为这个人一脸快活相，他说不定是个海员。“怎么样，哥们儿？”他今天这么说，朝邓肯眨眨眼，问天气如何，询问蒙迪先生的关节炎，一边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，叼到嘴里，掏出火柴，点火；全是一只手干的，轻而易举，轻松自然。另一只手发育不全，吊在身侧。

邓肯老是搞不清，他到此有何贵干，他不来这儿不也过得好好的吗？他想，或许这个年轻人想找个情人，当然，姑娘可能不太看得上他的那只残疾胳膊。

年轻人把火柴盒塞回衣袋里，走了。伦纳德先生领邓肯和蒙迪先生上楼——当然是跟着蒙迪先生慢慢地走。

“眯眼睛的讨厌鬼，”蒙迪先生说。“你能拿我怎么办呢？把我放到废料堆里得了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伦纳德先生说。

他和邓肯扶蒙迪先生进诊疗室，让他坐到一张硬背椅上，为他脱下外套，让他舒舒服服的。伦纳德先生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，看了看，

然后坐到自己那张硬邦邦的椅子上，面对蒙迪先生。邓肯走到窗前，坐到一个铺垫子的箱子上，把蒙迪先生的外套搭在腿上。网状窗帘用金属丝穿过，松垂下来，发出刺鼻的味道。屋里贴的是彩色拷花墙纸，上面的巧克力色显得富丽堂皇。

伦纳德先生搓搓双手。“那么，”他说。“自我们上次见过后，你还好吧？”

蒙迪先生低下头。“不太好，”他说。

“还是觉得疼吗？”

“好像总也好不起来。”

“你没有乱用别的什么药吧？”

蒙迪先生不安地动动脑袋。“呃，”过了一会儿，他承认道，“吃了一点阿司匹林。”

伦纳德先生缩了缩下巴，看了看蒙迪先生，似乎在说：我的天，我的天。“好，你很清楚，是不是，”他说，“同时吃错药和用错精神疗法的人，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就像一头驴，同时有两个主人在拉它，它无所适从。你知道这一点，是吧？”

“只是，”蒙迪先生说，“疼得太厉害——”

“疼！”伦纳德先生说，似乎给逗乐了，又无比轻蔑。他晃了晃椅子。“这张椅子会因为要承受我的重量而感到疼吗？为什么不会，因为它的材料和你的腿骨、腿肌肉是一样的，可你却说它因为要承受你的重量而会疼。没人相信椅子会疼。只要你相信腿不会疼，你的腿就和这木头一样灵便。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吗？”

“知道，”蒙迪先生无力地说。

“知道，”伦纳德先生重复道。“现在，我们开始吧。”

邓肯一动不动地坐着。整个过程都要一动不动，非常安静，尤其是现在，伦纳德先生正在集中思绪、专心致志，以对付与蒙迪先生的关节炎有关的错误观念。他是这样做的：仰起头，全神贯注，但没有看蒙迪先生，而是盯着壁炉上的一幅画，那是一个眼神温柔的女人，身穿维多利亚时代的高领礼服。邓肯知道，她是玛丽·贝克·艾迪夫人，基督教科学派的创始人。在黑色的画框上，有人——也许是伦纳德先生自己——用亮光漆写了一句话：永远守候思想的大门。笔迹不太妥当。

邓肯每次看到这句话，就想发笑：不是他觉得这话特别可笑，而是因为，他刚才要是笑起来的话，情况会非常可怕。每当此时，他就想到，如此安静地坐在这里，要坐这么久。这个想法令他恐慌起来。他觉得自己肯定要弄出一点声响，要动一动——一跃而起，开始尖叫，大发脾气……可太晚了。伦纳德先生已经改变姿势——倾身向前，盯着蒙迪先生。他开口说话，声音低沉而专注，语调非常急促、坚定不移。

“亲爱的霍拉斯，”他说，“你得听我说。你对自己的关节炎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。你没有关节炎，没有疼痛。你不要屈从于这些想法和观念，不要把疾病和疼痛视为法则，视为必不可少……亲爱的霍拉斯，听着，你没有恐惧，没有什么记忆会吓倒你，没有什么记忆会使你感到灾祸又将来临。你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亲爱的霍拉斯。爱与你同在，你心中充满爱，爱就在你周围……”

话语滔滔不绝——就像严厉的情人温和而不断的责怪。邓肯想——遗忘，现在，他想发笑——你不可能不屈从于它们的激情，不可能不想铭记，不想被感动、被说服。他想到那个胳膊残废的年轻人，想

象他坐在蒙迪先生现在就坐的地方，医生告诉他，“你心中充满爱，”告诉他，“你不能害怕，”用意念拉长他的胳膊，丰满他的肌肉。老天会看在蒙迪先生的分上，看在那个年轻人的分上，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吗？邓肯希望会发生，他渴望会发生。

他看着蒙迪先生。治疗刚开始不久，他便闭上了眼睛。细语声没完没了，他开始低泣起来。细细的泪水顺颊流下，汇聚在喉咙处，湿润了衣领。他没打算去抹泪，只是坐在那里，双手松松地放在腿上。他那干净而平钝的手指不时抽搐，偶尔吸一口气，又颤巍巍地呼出来。

“亲爱的霍拉斯，”伦纳德先生还在不依不饶地说，“没有谁的心灵能控制你，混乱的想法不能控制你。混乱不存在。我肯定，和谐的力量控制着你，掌控着你的每一个器官：你的胳膊、你的腿、你的眼睛和耳朵，你的五脏六腑、你的心和脑和肚子和腰。那些器官完好无缺，霍拉斯，听我说……”

他就这么唠叨了四十五分钟，休息一下，毫无倦意。蒙迪先生终于掏出手帕擤鼻涕、擦脸，不过他的眼泪已经干了，他自己站起来，步子似乎轻快了些，心里轻松了一点。邓肯拿起他的外套。伦纳德先生站起来，舒展身子，喝了一点水。蒙迪先生付款时，他万分抱歉地接过钱。

“当然，今天晚上，”他说，“我在晚祷时会为你求福的。你可要为此做好准备哦。九点半怎么样？”邓肯知道，他有很多从未谋面的病人，他们给他寄钱，他通过电话或写信，对他们进行远程治疗。

他和邓肯握手，他掌心干燥，手指像姑娘一样柔软、平滑。他笑了笑，不过表情却像鼯鼠，似乎只看到自己的内心。此时此刻，他也许是个瞎子，对一切都视而不见。

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邓肯突然想到，那他该有多尴尬！

想到这，他又想笑起来。他和蒙迪先生来到屋前的小道上，他真的笑了。蒙迪先生受到感染，也开始笑起来。这笑声是对那房间、那安静和那源源不断的低语的紧张反应。他们走出斜屋的阴影，朝莱旺达山走去，一边对视了一眼，像孩子一样哈哈笑起来。

“我是不会要一个轻浮女人的，”那个男人正在说。“我上个女朋友就是这样，我已经受够了，说出来我也不在乎。”

海伦说，“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，我们总是建议我们的委托人尽量敞开心扉。”

那人说，“哼，大概像钱包那样敞开吧。”

他穿一件复员军人的衣服，深蓝色，肘关节和袖口亮光光的，热带的太阳把他的脸晒成一种倦怠的病态的黄色，头发却梳得整整齐齐，分界笔直，头皮亮白，像一块疤。不过，发油里沾有一点头皮屑，海伦老是忍不住要看上一眼。

“我和空军妇女辅助队的人约会过一次，”他尖刻地说。“每次路过珠宝店，她都刚巧扭着了脚踝——”

海伦又拿出一张纸。“这位女士怎么样？让我们看看。她喜欢裁缝和看电影。”

那人凑过来，看了看照片，马上退回去，摇摇头。“我不喜欢戴眼镜的姑娘。”

“唉，还记得我建议你敞开心扉吧？”

“我不想言语粗鲁，”他说道，飞快地瞥了一眼海伦身上得体的棕



色衣服。“不过一个姑娘要是戴眼镜——呃，她就已经掉价了。你得问问自己，往下还会怎么样。”

就这样，他们又谈了二十分钟。最后，他们从海伦最初推荐的十五位女性中，列出了一个五人名单。

这个男人感到失望，不过他以攻为守，以此掩饰自己的沮丧。“看，现在怎么样了？”他扯扯自己光亮的袖口，问道。“我想，都怪我长得丑，才这么倒霉，不得不让她们挑三拣四。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会有什么结果。也许我该在耳朵挂上一张五元大钞，照一张相。”

海伦想象他早上在家里挑选领带，用海绵擦拭外套，一遍又一遍地给头发分界。

她陪他下楼，把他送到街上。她回到等候室，看了看自己的同事维芙，鼓了鼓腮帮子。

维芙说，“他老是那个样子吧？我真纳闷。我想，他配不上我们那位森林山的女士吧？”

“他想要个更年轻的。”

“那些不都是年轻的吗？”维芙忍住一个呵欠。她面前的桌上有一本日志，她拍拍嘴巴，看了那一页。“快半个小时了，”她说，“没一个人上门。喝杯茶怎么样？”

“噢，好吧，”海伦说。

突然，她们步履轻快地走来走去，比应付客户时身手敏捷多了。维芙拉开文件柜最下面的抽屉，拿出干净的小电壶和茶壶。海伦把电壶拿到楼梯转角的卫生间，在里面的洗手池灌满水，回来放到地板上，接上壁脚板的插头，站在那里等着。三分钟后，水开了，水蒸气飘过挂在